西清詩話/卷上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西清詩話

全書始

卷上

下一卷▶

今上皇帝天縱神聖文武，雖藝文餘事，天下瞻仰如日月星斗，一篇朝出，四海夕傳。自始即位，製《太陵挽詩》五章：「武帳初籌夜，雲軿忽帝鄉。百神朝禹穴，三載服堯喪。北極聯龍衮，西風析雁行。空餘千古事，纘述愧重光。」「姑射仙期早，華胥夢已陳。朝廷繄聖母，基業付沖人。日轉銅壺晝，天移玉座春。九門笳鼓發，悲慟屬車塵。」「睿哲天攸縱，神機智獨謀。塵流藏寶閣，煙鎖受降樓。風急鴿原晚，霜寒雁序秋。遺衣今在寢，猶想未明求。」「每御中天座，猶思玉色溫。瑤階花自落，寶扇影空存。重感天休戚，欽承世及恩。欲階追述志，永紹裕陵尊。」「憶開王邸日，曾駐六龍飛。玉宇春初永，金盤露未晞。荊根方並秀，棣萼更交輝。今日承基序，追懷往事非。」夷夏已爭諷誦，萬國同聲。又君臣賡載，光絶前古。每賜宰臣詩，流傳至今。獨略載和篇，如《宣和玉宇》詩：「帝心少愒萬機勞，倚壑開門對寂寥。朱拱留雲晴入岫，碧岩竇月夜成瑤。泛桃出水花誰誤，乘鶴飛仙手可招。三十六天今第一，人天相際路非遙。」《西垣紫芝》詩：「華省宣猷合太和，國芝今已見祥多。親承雨露由黃闥，秀發瓊瑤上紫柯。自是堯階先有莢，敢同周畝旅歸禾。從臣休第甘泉頌，雲漢爲章帝作歌。」《和元宵賜高麗》：「樓上珠明晝漏殘，樓前鼓吹半天寒。雲間列曜分千炬，木末行廚走百盤。近報車書通朔漠，好傳燈火到更安。玉霄簾捲天顏近，多少都人舉首看。」《角樓錫燕》：「初元後夜宴慈頒，闕角重來暖卻寒。妙舞蹁躚回鳳鑒，大弦嘈雜落珠盤。路由丹陛人誰到，身在半天心敢安。爛熳春光歌鼓盛，老年今似霧中看。」宣和庚子歲，上將祀方

丘，積雨未解。至日，陰雲廓開，鑾輅出郊，都人士女，帷觀夾道，禮儀明備，盛無前此。玉色喜甚，降輅走筆，賜魯公詩曰：「偃武欣逢大有年，祗宮齋祓若冰淵。方虞作解濡青輅，可喜虛蟾湛碧天。多士三千鵷就列，都人百萬錦成川。祖宗基構持盈大，三載坤輿敢怠焉。」且命趣和以進，即應制曰：「鑾輅方丘接九年，帝誠蠲潔契心淵。鬼神雷雨朝中夜，星月旂常戴曉天。朱夏好風臨至日，霽光浮水見因川。聲明文物追千古，革陋承休莫大焉。」仰惟神化之妙，多成於頃刻，獨魯公以耆儒仰副帝澤，上每特出宸章，群臣莫望也。榮耀家庭，傳之無窮。大懼未廣，輒紀其一二，以見君臣相與之盛，詳見家集云。

《唐書・列女傳》：王珪微時，母盧氏嘗云：「子必貴，但未見汝與遊者。」珪一日引房玄齡、杜如晦過之。母曰：「汝貴無疑。」所載止此而已。質之少陵詩，事未究也。《送重表侄王砅》云：「我之曾老姑，爾之高祖母。」則珪母杜氏，非盧氏也。又云：「爾祖未顯時，歸爲尚書婦。隋朝大業末，房杜俱交友。長者來在門，荒年自糊口。家貧無供給，客位但箕箒。俄頃羞頗珍，寂寥人散後。人怪髻髮空，吁嗟爲之久。自陳剪髻鬟，粥市充杯酒。上云天下亂，宜與英俊厚。向竊窺數公，經綸亦俱有。次問最少年，虯髯十八九。子等成大名，皆因此人手。下云風雲合，龍虎一吟吼。願展丈夫雄，得辭兒女醜。秦王時在坐，真氣驚戶牖。及乎貞觀初，尚書踐台斗。夫人常肩輿，上殿稱萬壽。六宮師柔順，法則化妃后。至尊均嫂叔，盛事垂不朽。」其上下詳諦如此。且一婦人識真主於側微間，事尤偉甚。史缺失而繆誤，獨少陵載之，號「詩史」，信矣夫！

熙寧初，張侍郎掞以二府成，詩賀王文公。公和曰：「功謝蕭規慚漢第，恩從隗始詫燕臺。」示陸農師。農師曰：「蕭規曹隨，高帝論功，蕭何第一，皆摭故實。而『請從隗始』，初無『恩』字。」公笑曰：「子善問也。韓退之《鬥雞聯句》『感恩慚隗始』，若無據，豈當對『功』字耶？」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，爲倒置眉目，返易巾裳，蓋慎之如此。

張乖崖少時任俠擊劍，心溢六合，將遺世仙去，始與逸人傅霖詩：「寄語巢由莫相笑，此生終不羨輕肥。」晚歲罷成都，轉守宛丘，有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：「語尚書青州傅霖。」閽吏走白。公曰：「傅先生天下士，汝何人？敢呼姓名！」霖笑曰：「別子一世，尚爾童心，是豈知世間有我哉？」公問何昔隱今出，霖曰：「子將去矣，來報子耳。」

公曰：「詠亦自知之。」霖曰：「知復何言！」後一月，公薨。出入清都者久矣，及聞傅霖事，然後知其爲真仙無疑。余謂：若子房於黃石公，武侯於龐德公，李藥師於虯髯客，顏魯公於張志和，李太白於賀知章，少陵於司馬子微，文章跨古，功業蓋世，後者未嘗不遇寰宇外士，發發激厲而光華垣赫、悚動千古者，又豈特乖崖而已。世不尚師友而聞道者鮮矣。

本朝狀頭入相者，呂文穆公蒙正、王文正公曾、李文定公迪、宋元憲公庠。元憲登庸，知制誥石揚休賀以詩曰：「皇朝四十三龍首，身到黃扉止四人。」元憲大喜，持示同列。樞密副使王伯庸堯臣覽之，矍然色動，徐曰：「何不道『已四人』，而特言『止』，惜哉！」蓋伯庸實繼元憲魁天下士，然未幾薨於位。自慶曆距今，迄未有先多士而後大拜者，異哉！

杜子美《宿龍門》詩：「天闕象緯逼，雲臥衣裳冷。」黃魯直校本云：「王荊公言『天闕』當作『天閬』，對『雲臥』爲親切耳。」余嘗讀韋述《東都記》：龍門號雙闕，以與大內對峙，若天闕焉。此《宿龍門》詩也用「闕」字何疑？二公言詩固不同，於同處乃復爾耶！

歐陽公《歸田錄》論王建《霓裳詞》「弟子部中留一色，聽風聽水作《霓裳》」，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。余嘗觀唐人《西域記》云：「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，於大山間聽風水之聲，均節成音，後翻入中國，如《伊州》、《涼州》、《甘州》，皆自龜茲至也。」此説近之，但不及《霓裳》耳。鄭嵎《津陽門詩》注：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，聞樂歸，留寫其半。會西涼府楊敬遠進《婆羅門曲》，聲調吻同，按之便韻，乃合二者製《霓裳羽衣》；則知《霓裳》亦來自西域云。

蔡文忠公齊擢進士第一，以將作丞倅兗，將母之官，少年銳氣，日沉酣，以酒色廢務。賢良賈公 疎罔居郡中，屢謁不得見，因書一絶於屏間云：「聖君寵厚龍頭選，慈母恩深鶴髮垂。君寵母恩俱未報，酒如爲患悔何追。」文忠見之，亟往泣謝，自是終身不飲酒。

《唐書·杜甫傳》：與李白、高適同登吹臺，概然莫測也。質之少陵《昔遊詩》：「昔者與高李，同登單父臺。」即知非吹臺。三人皆詞宗，果登吹臺，豈無雄詞傑唱著後世

哉？

魯公嘗云：應制詩，人罕得體，獨少陵深踐閫域，如「翼亮貞文德，丕承戢武威」。「戢武威」，唐人猶間能道之，至「丕承」字，何人敢入詩？亦道所不到也。是真得應制體。不在於南金大貝，疊積滿前。前輩亦論，詩家何假金玉而後見富貴。東坡評王禹玉詩是「至寶丹」，何金珠玳瑁之多也。

作詩妙處在以故事敘實事，王文公尤高勝。熙寧中，華山圮，冰木稼。不久，韓魏公薨。公作詩：「木稼嘗聞達官怕，山頹果見哲人萎。」用孔子語「太山其頹乎」。《舊唐史》：寧王臥疾，引諺語曰：「木稼達官怕。」必大臣當之，吾其死矣。已而果然。此故事敘實事也。

嘉祐初，王文公、陸子履同在書林。日者王生一日見兩公，言介甫自此十五年出將入相。顧子履曰：「陸學士無背，仕宦齟齬多難，且壽不滿六十，官不至侍從。」皆如其言。子履死，家人悉夢云：「帝命同宋次道修官制，凡吾平生所著職官書，可盡焚之。」未幾，朝廷果修官制焉。文公在金陵追傷子履詩云：「主張壽祿無三甲，收拾文章有六丁。」用《管輅傳》謂弟辰曰：「吾背無三甲，腹無三壬，不壽之兆。」及退之「仙官勑六丁，雷電下取將」。此亦故事敘實事，而「三甲」、「六丁」，儼若天成也。

陶淵明意趣真古，清淡之宗。詩家視淵明，猶孔門視伯夷也。其集屢經諸儒手校，然有《問來使》篇，世蓋未見，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。詩云：「爾從山中來（一作『南山』），早晚發天目。我屋（一作『家』）南窗下，今生幾叢菊。薔薇葉已抽，秋蘭氣當馥。歸去來山中，山中酒應熟。」李太白《潯陽感秋》詩：「陶令歸去來，田家酒應熟。」其取諸此云。

薛許昌《答書生贈詩》：「百首如一首，卷初如卷終。」譏其不能變態也。大抵屑屑較量屬句平勻，不免氣骨寒局，殊不知詩家要當有情致，抑揚高下，使氣宏拔，快字凌紙。又用事能破觚爲圓，剉剛成柔，始爲有功，昔人所謂縛虎手也。蘇子美《窮居和長安帥

葉清臣見寄》：「玉帳夜嚴兵似水，茅齋春靜草如煙。」東坡嘗作詩：「天邊鴻鵠不易得，便令作對隨家雞。」又有「坐驅猛虎如群羊」 ，真佳語也。

二宋俱爲晏元獻門下士，兄弟雖甚貴顯，爲文必手抄寄公，懇求雕潤。嘗見景文寄公書曰：「莒公兄赴鎮圃田，同遊西池，作詩『長楊獵罷寒熊吼，太一波閑瑞鵠飛』，語意驚絶。因作一聯云：『白雪久殘梁複道，黃頭閑守漢樓船。』」仍注「空」字於「閑」之旁，批云：「二字未定，更望指示。」晏公書其尾云：「『空』優於『閑』。且見雖有船不御之意，又字好語健。」蓋前輩務求博約，情實純至如此。

李太白歷見司馬子微、謝自然、賀知章，或以爲可與神遊八極之外，或以爲謫仙人，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。後世詞人狀者多矣，亦間於丹青見之，俱不若少陵云：「落月滿屋梁，猶疑照顏色。」熟味之，百世之下，想見風采，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。

元豐中，王文公在金陵，東坡自黃北遷，日與公遊，盡論古昔文字，閑即俱味禪悅。公歎息謂人曰：「不知更幾百年，方有如此人物。」東坡渡江至儀真，《和遊蔣山詩》寄金陵守王勝之益柔，公亟取讀，至「峰多巧障日，江遠欲浮天」，乃撫几曰：「老夫平生作詩，無此二句。」又在蔣山時，以近製示東坡，東坡云：「若『積李兮縞夜，崇桃兮炫晝』，自屈、宋沒世，曠千餘年，無復《離騷》句法，乃今見之。」荊公曰：「非子瞻見諛，自負亦如此，然未嘗爲俗子道也。」當是時，想見俗子掃軌矣。

古人濡筆弄翰者，不貴雕文織采，過爲精緻，必先識題，則可識當否。知此乃可究工拙，不然，破的者鮮矣。嘗侍魯公燕居， 顧爲某曰：「汝學詩，能知歌、行、吟、謠之別乎？近人昧此，作歌而爲行，製謠而爲曲者多矣。且雖有名章秀句，若不得體，如人眉目娟好而顛倒位置，可乎？」余退讀少陵諸作者，默有所契，惟心語口，未嘗爲人語也。

人之好惡，固自不同。子美在蜀作《悶詩》曰：「捲簾唯白水，隱几亦青山。」若使余居此，應從王逸少語「吾當卒以樂死」，豈復更有悶耶？

王君玉琪詩務刻琢，而深淳獨至，高視古今。每云：「初學詩，易於形狀寫物，而難於題贈，至成一家言，則反此。」君玉《秋後蓮實詩》：「蠶寒冰繭瘦，蜂老露窠欹。」比興曲盡其妙也。他詩數百千首，字字清峙，讀之如咀冰嚼雪。若「寒魚不食清池釣，靜鷺頻驚小閣棋」，《閒角》詩「隴雁半驚天在水，征人相顧月如霜」之類是也。

王君玉謂人曰：「詩家不妨 間用俗語，尤見工夫。」雪止未消者，俗謂「待伴」。嘗有《雪詩》：「待伴不禁鴛瓦冷，羞明常怯玉鈎斜。」「待伴」、「羞明」皆俗語，而採拾入句，了無痕類，此點瓦礫爲黃金手也。

王仲至欽臣能詩，短句尤秀絶。初試館職，有詩云：「古木陰森白玉堂，長年來此試文章。日斜奏罷長楊賦，閑拂塵埃看畫牆。」王文公見之，甚歎愛，爲改爲「奏賦長楊罷」，且云「詩家語如此乃健」。是知妙手斡旋，不煩繩削而自合矣。

藥名詩，世云起自陳亞，非也。東漢已有「離合體」，至唐始著「藥名」之號，如張籍《答鄱陽客》「江皐歲暮相逢客，黃葉霜前半夏枝。子夜吟詩向松桂，心中萬事喜君知」是也。

集句自國初有之，未盛也。至石曼卿，人物開敏，以文爲戲，然後大著。嘗見手書《下第偶成》：「一生不得文章力，欲上青雲未有因。聖主不勞千里召，嫦娥何惜一枝春。鳳凰詔下雖霑命，豺虎叢中也立身。啼得血流無用處，着朱騎馬是何人？」又云：「年去年來來去忙，爲他人作嫁衣裳。仰天大笑出門去，獨對東風舞一場。」至元豐間，王文公益工於此。人言起自公，非也。

丹陽焦山斷崖石《瘞鶴銘》，字雄強如倚劍戟，書之冠冕也；或傳爲王逸少。自晉迄唐，論書者未嘗及之，而碑言華陽真逸撰。歐陽文忠公《集古跋》云：「顧況道號。」蘇子美詩：「山陰不見換鵝經，京口空傳《瘞鶴銘》。」真作右軍書矣。余讀《道藏・陶隱居外傳》：隱居號華陽真人，晚號華陽真逸。道書言華陽金壇之地，第八洞天，東北門在潤州境也。丹陽與茅山地相犬牙。又三茅，陶故居，則《瘞鶴銘》爲隱居不疑。歐陽

公精識絶世，於是正尤審，一質以意乃誤，是以君子慎於傳疑也。又碑旁小碣刻詩云：「江外水不凍，今年寒苦遲。三山在何許？欲到風引歸。」後題「丹陽掾王瓚作」。近時發地，復得一小石云：「縱步不知遠，夕陽猶未回。好花隨意發，流水趁人來。」二碑字類《瘞鶴銘》，殊不可考。余嘉其清綺，並錄之云。

《榭萱錄》云：「杜子美自負其詩，鄭虔妻病瘧，過之云：當誦予詩，瘧鬼自避。初云『日月低秦樹，乾坤繞漢宮』；不愈，則誦『子章髑髏血糢糊，手提擲還崔大夫』；又不愈，則誦『虬鬚似太宗，色映塞外春』。若又不愈，則盧、扁無如之何。」此唐未俗子之論。少陵與虔結交，義動死生。若此乃昨暮小兒語耳，萬無此理。「虬鬚似太宗」，乃《八哀詩》謂汝陽王璡也。璡雖死先於虔，而《八哀詩》乃鄭虔輩沒後同時作，則虔不及見此詩明矣。

詩之聲律，至唐始成。然亦多原六朝旨意，而造語工夫，各有微妙。何遜《入西塞詩》：「薄雲岩際出，初月波中上。」至少陵《江邊小閣》則云：「薄雲岩際宿，孤月浪中翻。」雖因舊而益妍，此類獺髓補痕也。《玉臺集序》：「金星將婺女爭華，麝月與嫦娥競爽。」北齊碑云：「浮雲共嶺松張蓋，秋月與岩桂分叢。」庾子山《馬射賦》：「落花與芝蓋齊飛，楊柳共春旗一色。」王勃《滕王閣記》：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」薛逢云：「原花將晚照爭紅，怪石與寒流共碧。」「銀章與朱紱相輝，熊軾共隼旗爭貴。」語意互相剽竊，所謂左右拔劍，彼此相笑，於少陵精粗有間矣。學者當知古人所謂須機杼自成一家風骨，不可與人同生共活也。

杜少陵云：「作詩用事，要如釋氏語：水中着鹽，飲水乃知鹽味。」此説詩家密藏也。如「五更鼓角聲悲壯，三峽星河影動搖」。人徒見凌轢造化之氣，不知乃用事也。《禰衡傳》：「撾漁陽摻，聲悲壯。」《漢武故事》：「星辰影動搖，東方朔謂民勞之應。」則善用故事者，如繫風捕影，豈有迹耶？此理迨不容聲，余乃顯言之，已落第二矣。

都人劉克者，窮該典籍，人有僻書疑事，多從質之。嘗注杜子美、李義山集，與客論云：「子美《人日詩》：『元日至人日，未有不陰時。』人不能知。四百餘年來，唯子美與克會耳。」因取書示客曰：「此方朔占書也。歲旦至八日：一雞、二犬、三豕、四羊、五牛、六馬、七人、八穀。其日晴，所主之物育，陰則災。少陵意謂天寶流離，四方雲

擾幅裂，人物歲歲俱災，此豈《春秋》書『王正月』意耶？」深得古人用心如此。

作詩者，陶冶物情，體會光景，必貴乎自得。蓋格有高下，才有分限，不可強力至也。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，見秦王則戰掉失色；淮南王安，雖爲神仙，謁帝猶輕其舉止。此豈由素習哉？余以謂少陵、太白，當險阻艱難，流離困躓，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；至於羅隱、貫休，得意偏霸，誇雄逞奇，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。乃知天稟自然，有不能易者也。

李義山《雜纂》，品目數十，蓋以 文滑稽者。其一曰「殺風景」，謂清泉濯足、花上曬褌、背山起樓、燒琴煮鶴、對花飲茶、松下喝道。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潁，以惠山泉烹茶注，從容置酒，賦詩曰：「稽山新茗綠如煙，靜挈都藍煮惠泉。未向人間殺風景，更持醪醑醉花前。」王文公元豐末居金陵，蔣大漕穎叔夜謁公于蔣山，騶從甚都。公取「松下喝道」語戲之：「扶衰南陌望長楸，燈火如星滿地流，但怪傳呼殺風景，豈知禪客夜相投。」自此「殺風景」之語頗著於世。

讀書天下難事，著功有淺深耳。唐人以詩爲專門之學，雖名世善用古事者，或未免小誤。如王摩詰詩：「衛青不敗由天幸，李廣無功緣數奇。」「不敗由天幸」，乃霍去病，非衛青也。《去病傳》云：「其軍嘗先大將軍，亦有天幸，未嘗困絶。」意有「大將軍」字，誤指去病作衛青爾。李太白「山陰道士如相訪，爲寫《黃庭》換白鵝。」乃《道德經》，非《黃庭》也。逸少嘗寫《黃庭》與王修，故二事相紊。杜牧之尤不勝數。前輩每云：「用事雖了在心目間，亦當就時討閱，則記牢而不誤。」端名言也。

丹青吟詠，妙處相資。昔人謂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者，蓋畫手能狀，而詩人能言之。唐有《盤車圖》，畫重崗複嶺，一夫驅車山谷間。歐陽賦詩：「坡長阪峻牛力疲，天寒日暮人心速。」又南唐畫號《四暢圖》，其一剔耳者，曲肘仰面作挽弓勢；一搔首者，使小青理髮，趺坐頫首，兩手置膝作輪指狀。魯直題云：「剔耳厭塵暄，搔頭數歸日。」且畫工意初未必然，而詩人廣大之。乃知作詩者徒言其景不若盡其情，此題品之津梁也。

唐人吊杜子美：「賦出三都上，詩須二雅求。」蓋少陵遠繼周詩法度。余嘗以經旨箋其

詩云：「『與奴白飯馬青蒭』，雖不言主人，而待奴、馬如此，則主人可知。與《詩》所謂『言刈其楚，言秣其馬』；『言刈其蔞，言秣其駒』同意。又『小城萬丈餘，大城鐵不如』，則小城難爲高、大城難爲堅故也。正得古人著書互相備意。」

歐陽文忠公曰：「爲文要當做不盡，乃有餘味。」又曰：「爲文之體，初欲奔放，抗志氣於八極之表，久當收節，使簡嚴正，或時肆發以自舒，勿拘一體，則盡善矣。」其論梅聖俞詩曰：「譬如妖韶女，老自有餘態。又如食橄欖，真味久愈在。」公文章周流天壤，斯文主盟，信不誣已。

黃魯直嘗語嗜學者：「少陵論吳道子畫云：『前輩吳生遠擅場。』蓋古人於能事不獨近跨時輩，要須於前輩中擅場耳。」

晏元獻守汝陰，梅聖俞自都下特往見之，劇談古今作詩體製。聖俞將行，公置酒潁河上，因言古今章句中全用平聲，製字穩帖，若神施鬼設者，如「枯桑知天風」是也，恨未見側字詩。聖俞既引舟，遂作五側體寄公：「月出斷岸口，影照別舸背。且獨與婦飲，頗勝俗客對。月漸上我席，暝色亦稍退。豈必在秉燭，此景已可愛。」此詩家一種事也。

少陵《飲中八仙歌》用韻，「船」字、「眠」字、「天」字各二用，「前」字凡三，於古未見其體。余嘗質之叔父文正，曰：「此歌分八篇，人人各異，雖製重韻無害，亦周詩分章意也。」握牘吮墨者，可不知乎。

三吳僧義海，朱文濟孫，以琴世其業，聲滿天下。歐陽文忠公嘗問東坡：「琴詩孰優？」坡答以退之《聽穎師琴》。公曰：「此衹是聽琵琶爾。」或以問海，曰：「歐陽公一代英偉，何斯人而斯誤也。『昵昵兒女語，恩怨相爾汝』，言輕柔細屑，真情出見也；『劃然變軒昂，勇士赴敵場』，精神餘溢，竦觀聽也；『浮雲柳絮無根蒂，天地闊遠隨飛揚』，縱橫變態，浩乎不失自然也；『喧啾百鳥群，忽見孤鳳凰』，又見穎孤絶，不同流俗下俚聲也；『躋攀分寸不可上，失勢一落千丈強』，起伏抑揚，不失故常也。皆指下絲聲妙處，惟琴爲然。琵琶格上聲，烏能爾耶？退之深得其趣，未易譏評也。」東坡後有《聽賢師琴詩》：「大弦春溫和且平，小弦廉折亮以清。平生不識宮與角，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。門前剝啄誰扣門？山僧未閑君勿瞋。歸家且覓千斛水，洗淨從來箏笛耳。

」詩成，欲寄歐公而公亡，每以爲恨。客復問海，海曰：「東坡詞氣，倒山傾海，然亦未知琴。『春溫和且平，廉折亮以清』，絲聲皆然，何獨琴也；又特言大小琴聲，不及指下之韻。『牛鳴盎中雉登木』，概言宮角耳，八音宮角皆然，何獨絲也？」聞者以海爲知言。余嘗考今昔琴譜，謂宮者非宮，角者非角。又五調疊犯，特宮聲爲多，與五音之正者異，此又坡所未知也。

東漢之士尚名節，不以死生易其節，顧豈同小夫以利害錙末動心？風教之善，歆豔後世。余謂嚴子陵有以激厲其端也。權德輿作《嚴子陵》詩曰：「潛驅東漢風，日使薄者淳。」此語典刑可嘉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此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